

麻糖

□樊海霞



塞北冬天街边特有的风景:卖麻糖、烤红薯和糖葫芦的小摊。这样的风景从小到大都有,卖麻糖烤红薯的人形象没变,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童年最好吃的零食就是糖果,冬天多了一道好吃的——麻糖。爷爷带我上街的时候,会给我买麻糖,那种长的,白色的,还有圆球状白色的。买的最多的是圆球状的麻糖,因为长的,爷爷还买不起。

卖麻糖的人好像统一装束似的,黑棉袄,操着手,木盘子里放着一排排的白色麻糖,和着冬日的寒风,大声地叫卖,声音能传好远。

中午暖和的时候,十字街卖麻糖的跟前会聚集一堆人,他们在玩打麻糖游戏。打麻糖是那个时候一项消遣时光的休闲娱乐游戏。冬天冻的嘎嘣脆的麻糖,两个放在一起,轻轻一碰就断开了,数里面的空心多少,决一胜负,赢了就可以白拿多少麻糖。

我不关注打麻糖人的哄笑,我的眼睛只盯着白色的麻糖——那每年冬天特有的美味,我期待已久。

爷爷买了几块圆麻糖,递给我,他慢慢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把麻糖放在嘴里一咬,嘎嘣脆的麻糖就散开来,落了一嘴,也有崩落到衣服上的,用手捻起来,一点不浪费地放进嘴里。麻糖一边粘牙一边把它的甜腻美味融入味蕾,融入记忆。

这个甜味,就如奶奶在家用铁锅熬制的糖心菜是一个味道,

甜的香甜,甜的香糯,甜的粘牙,甜的整个嘴里都是美好的甜了。

平时吃麻糖的时候不多,小时候那也是奢侈品,但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吃麻糖变得理所当然起来。这一天,相传要吃麻糖,这样就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汇报工作的时候,好话多说,坏话少说。

小年的早上,第一天买好的麻糖就放在院窗台上冻着,早上拿回来,硬邦邦的,凉凉的,每个人至少可以分到一根,也可以粘上熟豆面吃。粘上熟豆面吃,更有味道,熟豆面的豆香味伴着麻糖的甜味,也是一道年味。

小学的时候,每到冬天,校门口就有一个卖黑麻糖的阿姨,她很漂亮,但不苟言笑,她的身影却是我放学后努力追寻的对象,如若哪天看不到就会失望一整天。

每天上学拿几分钱,最多是五分钱,放学直奔卖麻糖的阿姨,她放在自行车白色的木箱旁围满了买麻糖的学生,一个个黑黑的小手递过去亮晶晶的硬币,阿姨熟练地接过硬币,“叮当”一声放在麻糖旁边的小铁盒里,看钱多少估算着掰一块相应的黑麻糖递过去。五分钱可以买很大一块,差不多有半个手掌大,我能一直吃回家。要是二分钱的话,就掰一小块,大约两个指头大,我需要舔着走回去,这样路上才会一直有甜味滋润,上学便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了。

冬日的暖阳,暖阳下边走

吃的我,连同那条曲里拐弯的小土路,是童年放学路上的唯美剪影。

要是哪天阿姨不来,回家路就会变得漫长,脚步也会变得沉重。春去秋来,长大的我,冬天不再吃麻糖了,偶有看见卖麻糖大爷不动心了,我的心被另一些东西引领,它早跟着跑了。

小年早上吃麻糖的习俗我也忘了,好久便不与麻糖亲近了。

这个初冬还没有下雪,但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一般天黑了就不出去了。今天,我给汽车轮胎打气,等师傅等得久了,天就黑下来了,我开车回家的时候,经过小区门口的一个幼儿园,门口挤满了小贩:有卖气球的,有卖玩具的,有推销课程的,有卖糖葫芦,烤红薯的,还有卖麻糖的。

这样的气氛渲染到位,我童年的记忆被唤起,突然嘴就馋起来了,我想吃麻糖了。

匆匆把车停好,我跑回来对卖麻糖的男子说买五根麻糖。“五根啊,能吃了么?回家一会儿就化了。”他嘴里说着手里已经给了我五根麻糖,白色的小塑料袋子里躺着的五根麻糖都归我了。

多么奢侈呀!这都是一整根麻糖,自己挣钱以来,竟然没有豪爽地买过麻糖,满足一下小时候的欠缺。与此同时,我还买了糖葫芦和烤红薯。

今天的晚饭就是烤红薯了,然后把麻糖细细品味,还是那个味道,甜到满口,甜到记忆里的味道,爷爷一摇一摆走路形象就

闯入了脑海,小时候十字街热闹的画面也闯入了脑海,幼年我小小的身影也就闯入了脑海,我的眼睛湿润了。“爷爷,我轻轻叫出了声,多少年了,再没有喊过这个词了,爷爷,走了多少年了,尘封的记忆被一口麻糖带出,我想起时光已过去了很久。

匆忙中,时光就走了,我也是老之将至了,麻糖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在校门口又托起一代人的记忆。

九岁儿子放学回来,一进门我就激动地指着麻糖说:“看,什么好吃的?”他看了一眼,说不认得,然后拿起吃了一口说太甜,粘牙,不好吃。

是的,暖气太热,麻糖已经化了,没有嘎嘣脆和冷香味了。麻糖,需在爷爷身后,就着冷风吃才有味道;麻糖,需在自己购买到的放学路上吃才有味道。

儿子说他还是吃巧克力吧,他拿了儿几块圆形黑色巧克力做作业去了。

麻糖不该是每个孩子童年的记忆吗?也许,这些年我过的太匆匆,忽略了路边的麻糖,忘记了给儿子买麻糖,让他童年的味蕾里没有了麻糖的记忆。

但是,我有,感谢爷爷对我的宠爱,让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记忆。我依然坐着,咀嚼着我的麻糖,它变软了,不是嘎嘣脆了,一咬就拉很长,我的脖子不得不跟着它的长度伸长,我满口嚼着,它粘牙,我来回在嘴里倒腾,它的甜香味就在满嘴弥漫,我的脑海被翻出童年美好的味道,此刻我是幸福的,整个身心都回到了童年时光。只是我发现吃完后我牙疼,原来,我已老到不能吃甜东西的时候了。

晚上,我把剩下的麻糖开窗户放在外面,等冻了再吃,再咀嚼一下美好的童年时光,也是一种治愈。

喜迁莺·有忆

□师红儒

旧月在,故人非,难报寸心微。一年花契换风嘶,多累首空回。

山河限,途悠远,往事雪痕云片。检寻情素鬓先衰,清事莫相违。

贺圣朝·雁门雪

□王建中

凭栏迴眺群山远。漫天霜霰。关原苍莽,茫然寥廓,恍生离怨。

光阴流转,浑然旧梦,险峰连卷。雁门迢递,雪飞云路,风情零乱。

仲冬抒怀

□刘科

冷气寒潮塞上流,诗花绽放好消愁。高歌一曲红梅赞,化尽雪冰春水柔。

仲冬有寄

□王秉权

万木霜天落叶残,几多愁绪寄风寒。心中不减童年愿,期盼隆冬雪覆栏。

冬日感怀

□韩春芳

无风嘶吼聚寒鸦,有雪妆成一树花。欲酿春心消冷寂,不须愁记又年加。

喜迁莺·大雪

□刘萍萍

迎大雪,到村庄,河岸雾茫茫。昏鸦寒树实难藏,谁与说沧桑。

过草滩,还柳径,塞上吹风道劲。此间有待客流连,相约看铺筵。

贺圣朝·塞上初雪

□司红霞

风中雪舞诚潇洒,铺天盖野。千株雕塑,万楼妆砌,玉成新画。

俗尘谁见,静听簌簌,不期高雅。气犹疏朗,景还酝藉,任情流泻。



《雪舞长城》史振宇 摄

冬日小暖

□田雪梅

那师傅拿着个锤子和一根绳子,笑着说:“这活,你们干不了,我来!”说着,他把桌凳卸开,我和阿姨按长短把木头归置好,师傅放整齐后捆了一大捆,固定稳当后,推起车试了试,说:“没问题。老人家推慢点。”

他拿起工具正往回走时,又停了下来,说:“我也有一些木料,老人家,明早能过来吗?”那位阿姨听了,一个劲儿地说能来。

正在铺地板砖的师傅听到了我们的对话,笑着说“这人到处做好事。我们叫他老好人。”第二天一大早,师傅拉来了一捆木头,还十分细心地锯成了小块。正说着,阿姨来了。她看到那一捆整齐的木头,眼睛亮了起

来,拿起一块,放在手中掂量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木头啊!这可耐烧了!

一阵寒风吹过,我心中却涌起一股暖意。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爱和温暖。我看到了冬日阳光下的温暖,那是一种无私的付出,一种真诚的帮助。我想,这就是生活的美好吧,这就是我们应该珍惜的东西。

“善良的心灵并非漫山遍野,但也如点点繁星照亮黑夜。会有人似暖阳,穿过寒流,刺破黑暗,给予你希望。”生活中遇见的点点滴滴的温暖,在我心中汇聚成了一轮暖阳。我会带着这份温暖,尽微薄之力,去点亮他人心中的太阳。

在人间(外一首)

□小雅

时光就像犁地不由分说翻出一些新泥带走一些有芬芳的回忆

我也会离开一些人会被时光耕种过去的不可逆转站在当下往前看那一苗苗生命的青草火焰一般燃烧你经过时会于无声处听到最华美的咏叹

与青春挥手

生猛与好奇与青春痘一起疯长它们爬出藤蔓仿佛一夜间就延伸向花墙的边边角角

在无知无畏中好不容易躲过那么多风雨雨侥幸一路迟缓而未犹疑好不容易把自己酿成白茶怎舍得怎舍得再重新回归毛绒绒与绿油油的旧天气